



晦軒先生實記  
坤

祠享錄  
保宥錄  
世系錄  
門人錄

三

又 7  
4103  
2





西 又 伊 7  
號 4103  
卷 2-2

晦軒先生實記卷之三

祠享錄

華城聖廟告安文成公文

正宗大王御製

展也文成素王忠臣珠衡玉斗照我東人燕肆購書  
非經則史惜不選爾葳此明解

長湍墓

賜祭文

庚申 英廟

知製

教李潤身

吾道之東伊誰之力斯學之闡伊誰之德小白之高  
竹溪之深惟靈稟降澤至于今粵麗之季人道質質  
嗟哉學宮鞠為草茂靡靡佛教人心墊沒宣尼之道

增





幾乎泯絕獨自隱憂異端斯闢先聖遺像奉來中國  
籩豆鍾磬秩秩俱備六經子集講明道義於焉太學  
始有矩矱心傳晦翁學則濂洛斯文之作吾儒之祖  
百世宗師海東夫子白雲一畝院宇載肅紹修之額  
聖祖攸錫松林之塚自官而守歲一祭之其永不朽  
輦路之過追想倍切奠此洞酌庸表偉烈

祭墓文

公將來祭值  
過去而未果云

閔聖微

八條教衰大道榛塞天挺先生首倡絕學身任繼開  
閑聖闢異初修庠序儒風蔚起家習禮義人誦六經  
於焉海東始宗考亭昏衢揭日一變陋俗餘波所漸

增

實多私淑遂及我朝繼有大賢溯究其本皆公淵源  
睠茲大德衣履攸蔽一片貞珉表厥若堂譜忝外裔  
職守藩翰夙慕遺烈敬奠一醖

長湍墓祀記

十七代孫羽濟

十月初吉即大德山先祖墓歲祀日寔故宗尊師傅  
應昌氏所定也盖晦軒先生以有倡明道學之功官  
致牲牢粢盛自肇創至今百餘年不廢子孫所居白  
川最近故每定有司二人往尸之已卯余與族叔錫  
任氏同見定九月廿八日抵松京守塚二人來俟於  
南門引至旅舍宿翌日又引坐南門樓進祭需貿易

增



定式冊下市貿乾魚蔬果等物來按式監捧又有稱  
 館主人者帶庖丁來見獻寫祝筆墨及小饌盖留守  
 之泮主人來主此地牛肉廬而館僕皆先生舊臧獲  
 故此亦前例也及到齋室書送牲牢請狀狀曰長湍府伯座前  
 恐鑑伏以文成公晦軒安先生墓山在於府地松南  
 面口并里故例於每歲十月初一日後孫後學等會  
 同設祭而自初有官供猪口之典禮依前題給事行  
 下幸甚年月日祭有司安署○飯米則例於鄉校春  
 享時出給翌日守塚人齊到現身逢點訖乃更衣盥  
 故不并請

手鋪席列坐辦祭需皆致恪無敢喧譁餘立而供役  
 者亦皆奔走小無怠慢色入府者還依例題送猪已  
 宰殺去毛亦碩而不齋向夕盡備諸需盛于各器列  
 置床上請有司署其封守塚人等皆於床下懸燈列  
 坐以守直焉翌日始明張遮日于墓上行祀云云

順興紹修書院開基告文

維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八月戊寅朔十五日壬  
 辰豐基郡守周世鵬謹遣訓導安哲輔敬祭于后土  
 之神滌邪墟開正基立新廟尊先師惟明神其右之

奉安遺像跋

周世鵬

公之遺像舊在順興府鄉校丁丑府廢移安于漢都  
 大宗之家余獲一謁於公之宗孫注書珽氏家望之  
 儼然即之温然信乎大人君子之貌也如得親承警



欵於心終不忘癸卯三月注書聞吾立廟陪影幘南  
行奉安于郡西樓八月癸未始得祇安于新廟公之  
舊居在廢府城南毀瓦頽垣已無可尋新廟在城北  
卽宿水寺故址相望僅一牛鳴地公少時嘗讀書于  
此尤不能不爲之興懷竹溪遠其左小白確其右雲  
山原水誠不讓廬山嗚呼公之歿二百三十七年而  
始建廟影幘北去八十七年而還故鄉豈亦數也歟  
其出都門也內外雲仍之在朝者四十餘人設供帳  
祖送于門外其奉安于廟也舉鄉父老子弟百餘人  
齋沐虔迎至於傾城聳觀亦斯文一盛事後來者誠

不以愚鄙所建爲忽而一心致敬於公廟使賢士皆  
樂葺修於書院則必有心會晦軒者而其興起斯文  
亦未必無小補云

竹溪辭三章

周世鵬

竹溪在東山白在西公之廟兮在其間白雲滿洞兮  
前路迷溪有魚兮山有栢是公舊遊兮胡不歸歸兮  
歸兮毋使我悲

小白在西竹溪在東山有雲兮水有月古今兮是同  
公之來兮駕玉虬或騃以紫鸞酌我醴兮侑我誠庶  
幾歆兮盡爾歡



公昔未生兮斯文晦大倫墜地兮雲烟昏自公一出  
兮洗三韓白日青天兮吾道尊有廟枚枚兮公像在  
中竹溪彌清兮小白彌崇右上香後樂歌

道東曲九章

周世鵬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再唱偉繼天立極景幾何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偉再君臣相得景幾何如右初

禹湯文武臯伊周召再唱偉君臣相得景幾何如右初

下土茫茫再上帝是憂再峽垓頂大人再을洙泗우

히再리우시니偉萬古淵源이그를위업스샷다

顏生四勿曾氏三省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偉學聖忘  
勞景幾何如

率再하리天命之性養하리浩然之氣再唱偉至誠無息

이야本이니이다右亞獻

光風霽月瑞日祥雲再唱偉그치던인늘엇데하야니

이신교

人欲이橫流하야浩浩滔天일시一千五百年에晦

翁이나샷다敬으로本을외여大防을밍마르시니

偉繼往開來아仲尼가다르시리잇거

三韓千萬古에眞儒을느리오시니小白이廬山이



오竹溪濂水로다興學衛道는小分에일이어나와  
尊禮晦菴이그功이크사다偉吾道東來景幾何如

右三獻

配祀文貞文敬公時告文

維嘉靖二十三年歲次甲辰九月丁酉朔十一日丁  
未某官周某謹遣某告于先師文成公伏以文貞公  
安軸其訟王于元也大節已著其出牧于尚也孝懇  
彌篤究其所學淵源有自文敬公安輔人皆急於邪  
欲乃獨關於事情排猖鬼而正氣塞乎兩儀無甌石  
而清風吹乎六合若無私淑何以及此敢以二公配  
謹告

興安牧使璋安承旨玆書

周世鵬

晦軒公為吾東方道學之祖其為教一洗三韓之陋  
爾來二百四十年天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興其誰之  
力耶如僕每切景仰叨守是邑到官未三日先訪竹  
溪距順州舊城一牛鳴地有宿水寺廢址即安文貞  
所賦靈龜形勢縮山頭下有臨溪百尺樓魯輿所咏  
寒推岳色僧扃戶冷踏溪聲客上樓者是也雲山原  
水誠不讓廬山白雲常滿洞壑敢名其洞曰白雲徘徊  
興感始有立廟之志掘土開基得鑰金百二十斤  
折價可準布十同即送洛下令貨四書五經二程全



聯軒先生實計卷三  
書朱子大全大學衍義通鑑綱目及他書之可以衛  
斯道者藏之書院爲諸生探討之資又取廟傍公田  
之爲私者立爲位田又別置寶米四十石爲諸生藏  
修之費云云

竹溪志序

周世鵬

嘉靖辛丑秋余到豐城是年大旱明年壬寅大饑其  
年立晦軒祠堂於白雲洞又明年癸卯移建學宮於  
郡北別立書院於晦軒廟前或曰甚矣子之迂也學  
宮則然矣至於文成公廟與書院獨不可以已乎公  
既從祀國學達于州縣何必立廟既有學校何必別

立書院當飢饉不時居渚賤不信我國舊無祠若書

院由欲我而始不亦汰乎余應之曰然吾觀朱子之爲

南康一年之間申修白鹿洞書院又立先聖先師祠  
又立五先生祠又立三先生祠又爲劉屯田作壯節  
亭當是時金虜陷中夏天下血肉加以南康連歲大  
饑方賣爵取穀以活流殍其危如此其困如此而其  
立院立祠不一而止者何天生烝民所以爲人者有  
教也人而無教三綱淪而九法斁人之類滅久矣夫  
教必自尊賢始故於是立廟而尚德立院而敦學誠  
以教急於已亂救飢也其言曰自世俗言之似無緊



明車先生實錄卷三  
要自今觀之於人心政體所係不輕如今日荒政便  
與此事相表裏嗚呼晦翁豈欺我哉今竹溪文成公  
之闕里若欲立教必自文成始某以無似忝宰是邦  
於一邑不得不任其責遂竭心力乃敢立其廟而架  
其院置其田而藏其書一依白鹿洞故事以俟來哲  
於無窮時亦不暇顧信亦不暇恤也昔司士賁請襲  
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夫子游不據禮而專諾其來譏固矣如某所事皆法  
晦翁智者必察仁者必恕何汰之有曰文成公置贍  
學錢納藏獲其勤則有之其所學可得聞乎曰高麗

史臣自不識道理故能言其功而不知闡其學每讀  
麗史至文成公傳未嘗不喟然興歎蓋公之脫賊杖  
巫閭闔之對學校之興繩已之嚴鑑人之明考其所  
造非大賢而何惟其莊重安詳能謀善斷至於論夫  
子則曰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之教耶  
言若日星昭垂萬世至使武人心服而出錢其有功  
於斯文甚盛及其晚年常掛晦菴真以致景慕遂號  
晦軒慕晦翁所以慕孔子也其仁勇至于易簣而不  
惰其所向之正一洗三韓舊染若益齋圃隱諸公皆  
餘波所漸逮本朝禮樂教化與三代并隆爾來二



百四十年天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興其誰之力耶如  
公真可謂東方道學之祖雖以薛弘儒崔文昌之賢  
尚不得議其彷彿其他又何說嗚呼是獨不可以從  
祀乎而麗史稱安某置贍學錢以此從祀其陋類此  
公之詩有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盡祀神獨  
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其排邪憂正之意  
可謂至矣蓋公之學問雖不及晦翁其心則晦翁之  
心也余謂欲見晦軒心當觀晦翁書欲識晦翁面當  
禮晦軒像遂撰竹溪志并以公家行錄其餘尊賢學  
田莊書集錄諸篇則必表出朱子所著而為之冠用

寓公慕朱之意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本先讀公  
傳必尋公之所以慕晦翁者何心晦翁之所以使公  
致慕者何道以公所以禮晦翁者禮公千萬洗心熟  
讀晦翁諸作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必爭露於吾目

中矣

與慎齋周副學書

黃俊良

日者躡清塵詣雲洞齋沐焚香頂禮晦軒遺像溫安  
端肅使人起敬仍見夫山川之秀祠宇之麗深喜斯  
道之有依而又有所待也吾東自殷師受封云云見上微  
先生晦軒之道幾無傳矣然竹溪乃安氏之世居取  
諸安所著名以竹溪志則可也編晦菴之書而并冒

軒當作菴



竹溪之號則無乃有牽合之病歟既曰欲識晦軒心當觀晦菴書則惟此一語足以盡之朮看晦軒心者當自取晦菴書而觀之亦足以明其傳之有在也何必屈晦菴於竹溪之志而強爲之貫一哉

答黃正字俊良書

周世鵬

晦翁平生爲吾道殫力其勤至矣而在當時媚嫉者指爲僞學必痛絕之然後爲快於心吾晦軒乃能尊禮於百世之下愛戴如父母嗚呼是心足以繼往聖足以開來學足以爲生民立極足以爲萬世開太平由是言之雖曰朱之道東可也此吾之於竹溪所以

立廟院置田書雖被世俗笑侮而不暇顧也既爲安氏行錄又取朱子之記前賢廟亭學田莊書者又雜錄朱子白鹿故事及其平生吟咏與夫嘉言之可以敦厲衰俗者以見今之所以爲廟院學田莊書者無非出於朱子之所尚而其所言又皆爲萬世學者之大法也又爲別錄上自孔顏曾思孟下及兩程朱子其說皆黜邪欲存正理扶斯道攘異端於是合諸篇而摠名之曰竹溪志嗚呼此豈屈孔顏曾思孟程朱於晦軒者耶世日降而道日漓吾於晦軒深有所感故表出晦翁喫緊宗旨爲諸友立幟明晦軒之所慕



者在此而已又豈有他意耶吾子獨未之思耳

白雲洞書院記

成世昌

白頭山雄峙漠北其南支騰鶩沿海遙遙到江原道  
磅礴而最奇秀者曰金剛南至三陟界結爲峯巒高  
聳天表者曰太白東延袤而南蔽縮不洩者曰小白  
支股回轉洞壑幽深又有清流映帶其前者曰竹溪  
溪上舊有巨府曰順興今合於豐基郡其扶輿淑氣  
固當鍾而爲大人君子扶運興化以壽斯道於不朽  
者也我文成公實稟異氣生于是地自少好性理之  
學律身以正當高麗元宗朝登第官至中贊時學校

頽廢斯道將至於墜地公奮不顧身以爲己責不惜  
私財盡心營建學舍納其蔽獲以供學徒其有功於  
文教如此晚年常掛晦菴先生真以致景慕遂號晦  
軒及卒謚文成配享文廟時七管十二徒素服哭祭  
於路噫吾道之廢興關於世教之污隆豈特麗業之  
衰賴公之力而不墜也我國家興運以來學校之  
盛亦不爲無助焉此豈非仁人君子之校也歟今郡  
守周侯世鵬有志好古嘗拜公之遺像于其後裔前  
注書珽私第及守是郡下車先訪公故里其遺址在  
順興廢府城南破礎蓬蒿滿目興懷感慨不歇杖屨



逍遙訪古探勝由廢府一牛鳴地又得所謂宿水寺故基卽公少年讀書處也侯尤有感於心於是鳩財立廟又立書院爲近邑諸生葺修之所當初開基掘地尺餘得鍤金百餘斤不知爲何代物也遂販貨鬻經史以業學徒其亦竒矣哉侯之樂善好古之心槩可見矣文成公我祖母安氏六代祖也今以外裔獲聞先祖德業流傳久而彌新不勝悲感聊志本末云

上方伯沈通源書

李滉

豐基郡守李某謹齋沐上書于觀察使相國閣下伏以郡有白雲洞書院前郡守周侯世鵬所初建也竹

溪之水發源於小白經於順興廢府之中實斯文先正安文成公裕之故居也周侯之理郡以興學育才爲先既拳拳於鄉校又以竹溪是大賢遺迹之所在乃就相其地經構書院凡爲屋三十餘間有廟奉享文成公以安文貞公軸文敬公輔配之而旁立堂齋亭宇以爲諸生游處講讀之所掘地而得瘞銅若干斤賀經史子集百千卷以葺之給息米置贍田使郡中諸生管其事郡士金仲文幹其務招集學徒四面而至勸獎誘掖不遺餘力既而周侯去郡文成公之後今兵判公珖適來按道謁廟禮士凡所以增飾作



養之方極盡其慮役隸之充魚鹽之供靡不惜畫使  
之永賴自是監司之來亦皆加意於此而獎勵之無  
敢忽矣夫書院之名古未有也南唐之世就李渤舊  
隱廬山之白鹿洞創立學宮置師生以教之謂之國  
庠此書院之所由始也宋朝因之而其中葉猶未  
盛天下只有四書院而已渡江以後雖當百戰搶攘  
之日而閩浙湖湘之間斯文蔚興士學日盛轉相慕  
效處處增置無廢不復非獨我文公之於白鹿爲然  
也胡元竊據猶知首立太極書院以倡天下 大明  
當天文化大闡學校之政益以修舉今以一統志所

載考之天下之書院總有三百餘所其不載者想尤  
多也夫自王宮國都以及列郡莫不有與顧何取於  
書院而中國所尚如彼何哉隱居朮志之士講道隸  
業之倫寧多厭世之囂競抱負墳典思逃於寬閑之  
野寂寞之濱以歌咏先王之道靜以閱天下之義理  
以蓄其德以熟其仁以是爲樂故樂就於書院其視  
國學鄉校在朝市城郭之中前有學令之拘礙後有  
異物之遷奪者其功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故宋太宗  
於白鹿洞驛送九經理宗如考亭書院之類皆賜扁  
額以寵榮之惟我東國迪教之方一遵華制內有成



均四學外有鄉校而獨書院之設前未有聞此吾東一大欠典也周侯之始建書院也俗頗疑恠而周侯之志益篤冒衆笑排羣謗而辦此前古所無之盛舉噫天其或者由是而興書院之教於東方使同美於上國也夫周侯所作雖甚奇偉安公所成亦甚完密然此特一郡守一方伯之爲耳事不經宣命名不載國乘則恐無以聳四方之觀聽定衆人之疑恠爲一國之效法而傳於永久也滉自到郡以來於書院一事未嘗不欲盡心焉嘗拙無能不能振奮激厲以爲多士之勸大懼昔賢流芳之地吾東人初見之羨遂

至於衰墜妄欲陳乞于朝而地遠言微恐懼而不敢發也伏惟閣下任旬宣之寄崇教化之本倘不以詢堯爲不足取而轉聞乎上則欲請遵依宋朝故事頒降書籍 宣賜扁額兼之給土田臧獲以贍其力又令監司郡守句檢其作養之方贍給之具如是則教原於 君上士樂於來遊可傳之永久而無壞矣

賜額紹修書院記

大提學申光漢

竹嶺之東有順興郡郡之東有小白山山之迤邐而南來幽邃而窈窕者曰白雲洞竹溪之源發于小白而流經于洞斯乃古順興廢府之地而高麗安文成



公裕蔽修之所也文成公篤學修身以明其志宦且達納其臧獲土田于國學至今賴之其有功斯文亦大矣其子孫世居茲地代有聞人如輿地勝覽所載其故家遺教尚有存焉人思慕之愈久而不衰前郡守臣周世鵬雅好儒術爲郡數年專務以學教人躬建書院且爲文成立廟而祀之以順學者之心而興起焉初拓院基得瘞銅若干斤院且成購買書史而蔽之給息錢置贍田使郡士之有識者幹之於是學徒坌集非上舍與俊秀者不得列絃誦之習日以彬彬焉其後觀察使臣安珪乃文成之苗裔也又繼周

守而經度之增益魚鹽之資俾有役隸而給之將以永久而不廢斯甚盛事也而其所闕者郡守既不請於朝觀察使又不以聞非但聖世作成之美意鬱而不彰事不由朝廷名不載國乘又難經久後郡守臣李滉爲此而懼遂備錄剏院之顛末上書觀察使臣沈通源請以上聞願依宋朝白鹿洞故事賜扁額書冊以昭聖朝崇學樂育之盛觀察使乃以其書上聞上命大臣議而允之下其事于禮曹判書臣尹漣請以臣光漢名其院且記命名之義令校書館刊而頒之加給書冊郵而傳之上皆允之



臣先漢聞命惶懼拜稽而獻其名曰白雲洞紹修書院臣竊惟爲學之道廢而不講久矣學而不講明其理不知修己之爲何事既不能敬而直之於內况能義以方之於外乎此紹修之所以名書院也嗚呼三代之末聖王不作庠序學校雖存而上無躬行以導率者天下之學者貿貿焉莫知所宗仁義喪而明德晦矣孔子雖大聖不得君師之位乃與其徒講明爲學之道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必以修身爲本其所以教其所以學無非内外交修之道也天下後世翕然宗而師之孔氏之道衰而有孟氏者出孟氏傳孔氏

之道而紹之者也其收心養氣之說無非反之於吾身其道雖大其要不過曰修己及人而已故其所居鄒魯之邦至今歷千百歲而人猶慕之天下之徵文獻者必曰魯鄒後之賢者雖不及孔孟苟有躬修之實者假其所居猶足以起學者之心况於身爲君師而化出於國學者耶故人君所操轉移之機甚微而其薰陶作成之效收於後者甚大臣乃於宋太宗見之矣漢唐魏晉以來非無學校之爲尚徒有其名而絕無躬率之實故其治效蔑蔑乎無聞太宗之爲君其躬行導率之實則臣未之聞也其轉移作成之效



獨於書院見之太宗以天下之君取下國隱士之書院賜扁額書冊以振作之終宋之世真儒輩出道學大明以紹孔孟不傳之緒觀此則宋之作成之效若出於書院而不由於國學者何也是無乃天下國學猶未若李渤躬修之所耶今者 聖明在上文運方亨守臣周世鵬之建置書院李滉之請於朝而獎勸之者雖出於人爲而天固啓之也我 殿下心誠道學念篤化源聞義勇徙見善樂從既能躬率而振作於上學者又能感激而興起於下是則上下皆能本之以修身以紹内外交盡之學教化之行由躬率而

根於國學由國學而及於書院由書院而達於四方其效固非宋朝之可比將見正學書院又建於東方者衆而人材蔚爲世用民蒙至治之澤矣奚止修其身於家而不得立於朝如宋儒而已哉

紹修書院記

趙澄

院之有基古也因基初院今也揭號紹修者豈無所自夫基在古順興府小白山下白雲洞蜿蜒蟠扶輿磅礴而鬱積篤生大賢曰我文成安公裕也公當麗季禪釋蜂午道義湮息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泐朮乎聖賢性理之源至摸晦菴遺像掛諸壁上常存敬



慕以爲律身苟非誠於內而篤於行何如其至哉  
此誠吾東方道學之宗主也距今數百餘年遺址荒  
涼蓬蒿蕪沒餘響寥寥墜緒茫茫嘉靖癸卯周侯世  
鵬作宰是郡慷慨興歎尋得遺墟與安氏苗裔珽謀  
立祠廟朮奉真幘遂尊安之又配文貞公軸文敬公  
輔于左右皆文成公之同姓也豈非實紹其軌聿修  
厥德薰芳百世永留不泯哉祠宇之傍別構書院以  
掘地所得鑰金質經史諸子略千卷藏諸院召集遠  
近儒士以爲勤學之所又哀集安氏世系行狀繼編  
道學規模指南無不詳悉因名之曰竹溪志并與葺

之其勤懇之意切矣厥後李先生滉踵周爲宰尤致  
勤於斯病將辭歸上書于觀察使乃以扶植書院使  
一道儒士樂趨心學追武前修其辭切至使相沈公  
通源乃嘉其意遂用達于九重自上允俞辭旨下  
于政院曰賜額可也大提學申光漢承命作院額曰  
紹修斯二字之揭號實有以也何者受天之命謂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學何謂學格於物而致其知  
一其誠而持其敬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雖生知  
學知之有分安行利行之有間及其至則莫非一也  
所謂堯舜孔周之生知安行禹湯曾孟之學知利行



明軒先生實錄卷三  
所修於身而相紹無雜者皆是一道也至于大宋濂  
洛羣哲蔚起相繼明心學之源致修己之功者何嘗  
外此哉周濂溪以誠爲本以慾爲戒而程氏涵養須  
用敬進學在致知朱晦菴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  
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是所謂相紹以修之道混趨於  
一而無異也今夫文成公追慕爲己之學實在於此  
而尋文成之學愈久紹絕各修於身誠以存之敬以  
主之精一不怠則前後之轍同也彼此之迹一也文  
成之後文貞文敬紹之文貞文敬之後周侯李侯紹  
之慕此葢修綿綿追繼者抑豈非來學之責哉院之

獲名其義深遠而顧名思義尤起來學之敬也况白  
鹿書院乃李氏所居而繼李氏之迹恢拓遺基者晦  
菴夫子也今以白雲洞擬白鹿洞又以書院興廢擬  
於彼則亦紹修之謂也繼以辭曰小白之山屹乎仰  
止竹溪之水樂乎清美雲深壑幽欲尋無迹習習清  
風于以來襲寥寥餘響薄言追之吾黨小子胡不思

禮判答豐基郡守張文輔書

沈通源

文成公吾東方理學之祖滿朝卿相非其子孫者幾  
希百載之下歆慕而景仰者遺像也若至飄落而失  
真豈徒爲子孫之恨抑亦盛代之欠事也適一才畫



員李不害以集慶殿改彩在慶州自禮曹移文慶州使之移去又爲私請也須與院長同議卑辭厚幣請采可以盡心爲之也

豐基郡守上禮判書

朴承任

云云竊惟文成公道德之懿在當時已極推仰故前朝亦以王命寫真蔽在宗家此奉安院中者又其傳播之本今改畫之舉雖關稟朝廷事體亦恐不至大妨伏惟令恕鑑云云

禮判答豐基守書

洪暹

文成公畫像改畫實是斯文僉意之所屬敢不力副

詳審院長之報仰認珍重云云

禮曹移文

啓目節到付慶尚道觀察使粘連豐基郡守朴承任牒呈內云云安裕明於儒術爲一世所宗分叱不喻有功學校至今學宮世賴其助乙仍于別立書院安靈揭虔聚養學徒製記賜額因給書籍致敬之具不一而足爲白去乙使其遺像泯滅無傳爲白在如中其在後學欲想面貌敬對尊禮之意似爲欠闕爲白置本郡題名李不害亦因私事清洪州瑞山等地下去未還是如爲白昆移文清洪道觀察使令所在官



給馬豐基郡指送何如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九月初  
四日左承旨李彥忠次知 啓依允教事是去有等  
云云

真像改修識

朴承任

嘉靖己未九月日禮判洪暹啓曰文成公安裕明於  
儒術有功學校故叅判周世鵬守其鄉郡為立書院  
祠宇掛安遺像以致尊仰之誠第其畫簇年久綻缺  
將至泯滅今監司李戡據郡守朴承任呈報移文本  
曹朮致善手以圖改畫請令畫員李不害乘驛前去  
及期摸畫以傳永久何如 傳曰可先是郡守張文

輔使院長安駒朮辦諸具至今始克訖功議政安玆  
贊成沈通源皆其裔孫實主張斯舉而議政之弟瑞  
適宰近邑與同省視焉夫東方道學之倡先生乃鼻  
祖而書院之設亦權輿于茲至於賜額頒經尤他所  
所未有今又 命工傳摸使肖像儼然一新 朝家  
崇重之實士林嚮慕之勤於是益著於戲休哉

白雲洞秋享後序

郭 嶧

萬曆四十年壬子秋九月丁酉有事于晦軒先廟生  
我明侯李公竣躬盡虔執籩豆凡祭官三其亞或縉  
紳先生若斯文長老執事倍十皆一邑秀士古老傳



立廟凡七十餘載迄于今春秋大享無一日陰雨今  
歲恒雨彌累月咸以爲憂將事之夕陰雲四散月星  
燦朗我侯午夜而起整冠服鼓四鳴行祀事祀事畢  
坐于講堂招祭官若諸生于左右侯起敬而言曰今  
日不雨异哉牲膳粢馨爲諸公賀咸起而再拜曰惟  
明侯奉先師以誠宜致神享諸生河居焉侯曰不敢  
當姑舍是吾因祀禮而有感於懷姑爲諸公語夫文  
成公道德功烈載諸國乘而垂無窮播諸人口而傳  
百世吾不敢伸喙焉第惟我公崇學右文之誠貫日  
月而彌宇宙納臧獲累百口以贍養賢之資自前朝

式至于今扶存學教培養菁莪而吾人不歸於禽獸  
邦國不至于亂亡者皆公之賜也若文貞文敬兩先  
生傳德襲訓焯有聲烈克紹我文成公之道其蔚興  
之美視古聖賢之門鮮有其儷陞配于廟宜增耿先  
爾多士生此君子之鄉聞風覲德有自來矣况有廟  
有院葺修俊髦以罔墜我公之教此實慎齋草創於  
前退溪增飾於後者也爾多士居斯院也果何修而  
何慕歟爲修已治人之學乎爲釣名干譽之學乎志  
欲扶世道而衛邦家乎志欲剝斯民而肥一己乎觀  
世之號爲學徒者或鞭撻守廟之僕隸以充其口腹



之嗜好或侵奪院藏之什物以助其家室之需索或廢讀遊談攻人害己此則士之最陋者也不必與議而其或口誦典墳心存玉帛舌稱致澤意在讒佞者亦不足觀也此皆爲我公之罪人則可不懼歟吾願爾多士游於斯偃息於斯一以文成之崇道育材爲念敬慎焉尊慕焉毋或少懈而又以文貞文敬之能繼家聲爲法砥礪各行以戒爾一室則庶無負乎慎齋退溪兩先師之志而我文成文貞文敬之遺風餘韻不泯於百世矣不然則寧無愧於建廟設院之意乎諸生憮然降席再拜而謝曰吾儕僥倖颺耳甜桃

樹巡山摘醋梨者久矣今承指南敢不服膺於是乎福酒始行滿堂交酬相與勉勵亞獻官先生執爵而前成一律云有恤文成廟巋然棟宇隆幾年香火敬今日血牲豐德與江河廣功侔泰華嵩千秋無異議吾道賴而東三獻官飲畢而退獻栢梁體一篇曰興州一脉接徽鄉先生道德闡東方滌盡汚俗歸虞唐文風從此熾而昌俾今後學皆陞堂至今百世不能忘爲建廟宇山之陽龜峯蒼蒼竹水長春秋匪解奉烝嘗仰瞻遺像心先莊如執杖履先生傍終使遺風被八荒家國世世扶綱常祝士歛衽再拜頌先生詞



曰恭惟晦軒之學既以接乎晦翁白雲之扁宜亦類乎白鹿前後揆一古今道同茲後學尊慕之深誠豈遺像奉安之無所輪焉廟宇之制盛矣俎豆之儀大享在春在秋崇德尚功之爲切多士自南自北講道問義之是勤功既專於歲修趣益真於風詠散步霽月橋上便覺查滓消融徘徊翠寒臺邊要令節操堅立若聆濂溪水竹水之聲潺湲如對武夷峯龜峯之色蒼翠培養一院之俊賁飾三代之治學周孔師程朱皆思修已而及物君克舜臣稷契自許窮養而達施茲實先生之風敢無揄揚之頌頌訖有一白頭腐

儒執簡而進敷陳直言曰從明侯以祗祀兮趁秋月之揚輝闐天籟兮無聞香燼盡兮漏遲齋余服兮趁階執籩豆兮駿奔香始升而秘馥魂髣髴兮如臨如地中之有水兮矧先生之攸芋井有源而不渴基有礎兮猶舊茲杖屨之所履豈安靈之無所願終惠乎後生免同歸於禽獸慨余生之苦晚失依歸兮昧昧徒腐唇於斷簡蠹食字兮何昧愧天賦之汨喪緬先哲之遺軌朝坐馳乎利場夕窘步於捷徑塵已蝕於靈座在病中而生病心出入乎四方兮朮鷄犬之不若罪難逃於先正斯反觀而兢惕仰瞻遺像之儼然



虞攝枉而再拜倘吾心之變遷宜英靈之歿余彼堯  
舜之孝悌我亦同乎厥初賦成有一少年秀才乃作  
白雲之歌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巖有蘭兮芳菲菲  
飛天兮魚躍淵理寓物兮瞻在前盍反朮兮道非幽

配祀周慎齋時告文

李 竣

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古之禮也恭惟我文成公以文  
教而倡於吾東其興學衛道之功與社之生五穀育  
萬民無異况在枌榆之鄉其所溉於餘波者又如何  
哉而前此數百年尚未有安靈膾食之舉誠是闕典  
慎齋周先生佩符于此政先文教修舉廢墜乃始表  
著道義廟焉而享之其有功於斯道亦大矣稽之禮  
法實合追配茲蠲吉日敢告祔食

兩丁祝

周世鵬

克慕晦翁吾道東矣猗歟敬學百世之宗

謁廟院文

郡守李 滉

尊信斯道闡教吾東功存學校百世儒宗

改摸真像後告文

黃俊良

寓慕丹青歲久寢亡更新厥像斯道之先英魂返鄉  
玉色在堂示我儀形文教流長

祭院廟文

監司沈通源



惟我海東厥初鴻荒箕師受封八條斯張綿綿千載  
道統將亡公實發揮於赫有光學述洙泗心傳紫陽  
啓我後人咸知向方窈窕雲洞寔公桑鄉廟貌儼然  
數仞高墻眇余雲仍濫佩金章仰瞻遺像宛若升堂  
恭奠菲薄庶右一嘗

又

十代孫監司玆

心傳晦翁學宗東魯領袖斯文日月東土衛道一時  
垂教千世起欽新廟匪私殷禮

又

郡守李 垓

吾東自箕子之歿道學之失其傳幾千有餘年幸而

增

我文成公出焉慨然以興學衛道爲己任倡率學者  
知尊經術知慕聖賢知天理人欲之不可混使吾東  
文獻之盛軼于中州其功偉然豈惟一時相業之彪  
炳而已文貞之公正處心文敬之剛直有稱雖其資  
稟之有過人者而亦莫非發於家庭觀感之善事業  
雖不同而要皆有功吾道宜其血食枌榆有永無替  
其盛德遺範直與小白同高竹水俱長也藐我小子  
實於公爲外裔嘗聞白雲一畝宮是公安靈之地而  
亦有遺像路歧失脚未嘗一謁祠庭以寓羹牆之慕  
今者叨恩出守仰止前烈酌以一危凜然興敬



長湍士林建書院時與本府書

許 調等

竊念天東一域僻在海隅聖學無聞自殷師遇明夷而東東土丕變然其後數千年間得太師之道以及於人者惟我晦軒安先生一人而已惟時我師當麗朝尚佛之日慨然以興起斯文攻闢異端爲己任初成學校之制闡明孔朱之道則吾東方道學之倡實自我師猗歟盛哉昔在嘉靖年間周慎齋世鵬宰豐基卽公平日講學之所建廟立院而尊祀之則亦吾東書院之始也自是厥後四方學者知尊先師一有賢人君子游息之鄉則其鄉之士莫不景仰遺躅立

廟而俎豆之者亦倣於此也况我長湍松南口泉卽晦軒先生體魄之攸宅亦豈可以一游息之比哉顧吾鄉賀賀特甚尚未有揭虔妥靈之所茲豈非一鄉之所羞耶今幸合謀於同壤之士建此晦軒安先生廟院將以爲崇賢講學之所敢具事由先聞閣下

鳳岑書院院長請狀

後賜額臨江

李裕身禹貞河

增

伏以云顧我臨湍賀賀特甚然有若晦軒安先生暨安謹齋李牧隱韓柳巷金自菴金慕齋思齋諸先生或安體魄於斯或寓杖屨於斯餘教尚存古老傳說至于今疊疊不忘况諸先生道德事功節義文章亦



增

且昭揭傳乘則臨湍一鄉之士莫不欲揭虔安靈以  
寓欽式之意者厥惟久矣何幸今日鄉論齊發衆心  
允合鳩財出力必成後已第念剏造書院斯文盛舉  
必以諸生素所景仰之賢爲其院長之尊然後可以  
一衆志而重斯役矣伏惟閣下雅望素著中外所仰  
一鄉之論不謀而同院長之望歸之於閣下茲造門  
屏以書爲贄伏願閣下恕其僭越諒其誠懇使之得  
畢其所懷而指教之則斯文之幸也

右金相國涇沈  
相國悅金相國  
增東陽尉申翊聖禮曹判書李植大司憲  
俞伯曹大司成李黎刑曹判書洪茂績

臨江書院開基告文

維崇禎十六年歲次癸未三月二十二日德水李植  
使本府儒生某敢告于土地之神伏以高麗晦軒安  
文成公謹齋安文貞公我朝金慕齋思齋諸先生  
之墓皆在府地一舍之近而牧隱李先生嘗退居于  
是境流風遺韻在人景行者迄茲數百餘年本地士  
民咸願建祠立院歲時享祀朝夕葺修以爲尊賢育  
才之所茲擇吉壤并消良辰薦此菲儀冀蒙歆佑

謹告

書院通太學文

爲奉諭事在昔嘉靖年中慎齋周先生世鵬退溪李  
先生滉相繼知郡于豐基始就晦軒安先生遺基剏



建祠院於順興廢府白雲洞則諸道各邑繼此設院  
專饗儒先者遍于國中吾黨之士蓋已接武而蔚興  
庸詎非本 朝崇奉儒賢嘉惠後學之效歟長湍為  
邑介在兩都之衝仍麗朝三輔遺俗而域山川襟抱  
之勝言其丘墓則有若晦軒安先生及安謹齋韓柳  
巷金慕齋思齋四先生衣履之藏存焉言其廬井則  
有若牧隱李先生三十年棲寓之墟可尋言其往來  
則有若自菴金先生與思慕齋師友切磋相長之地  
亦可訪矣尚論其人德行文學之懿尊道叙倫之功  
皆卓卓有立可以徵諸文獻矣嗚呼千秋九原既不

可作而盛德巍功終不可忘然則圖所以繕堂楹而  
報祀先正列齋廡而延集青衿相與欽崇其道學節  
義文章行誼者烏可已也生等樸陋寡聞包蒙未擊  
身被菁莪之化粗識景仰斯文迺者敬為七先生立  
院於臨津之上鳳岑之下負陰向明爽塏顯敞詢諸  
少長不謀同辭僉曰吾鄉之到今舉斯役尚云晚矣  
茲以不量時屈惟鳩功是急募民輸材才立廟宇講  
堂顧以壤地不饒邑里俱瘠功費浩穰財力綿薄竊  
恐九仞為山未免虧于一簣凡在好德尚賢之士孰  
不欲顧助其萬一乎伏願僉尊垂諒區區之意特為



勸勉之舉布告八道學校若書院諸君子俾各量力  
裨補隨便轉致勿以為猥僭而加之意焉得以副此  
志願完此工役則庶幾葺修於斯牲爵於斯窮鄉下  
邑丕變為鄒魯洛閩之俗矣是豈但生等之幸也抑  
亦為斯文之幸也右文通于太學館

太學通諭諸道校院文

李廷夔製

李 杭等

我東自殷太師受封始被仁賢之化逮至三國干戈  
紛亂薛崔之賢不過章句之末詞藻之華而已其於  
聖門之學蔑蔑乎無聞王氏之季學校頽崩佛教又  
熾惟我晦軒安先生生於此時慨然以倡道興學衛

增

聖闢異為己任納田宅臧獲以養學徒掛孔朱真像  
以致景慕購來六經新書以教諸生陋俗一變儒風  
大振士皆知宗孔朱而距邪滯東表之人至今愛其  
思牧隱李先生又繼而作趨庭承訓傳襲詩禮掌教  
成均成就羣賢邃學確詞為一世之宗師純忠貞節  
起百代之激仰至於謹齋安文貞公淵源有自孝友  
忠勤著於當時柳巷韓文敬公才姿夙就經術行義  
顯於士林若慕齋思齋自菴三先生皆以己卯之名  
賢蔚有斯文之聲烈凡今後學孰不為之慕仰而况  
臨瀛一邑即晦軒謹齋柳巷慕齋思齋五先生衣履



所藏之地而牧隱先生三十年棲寓於茲廬并之墟  
尚可追尋自菴先生與慕齋往來切磋則湍邑一鄉  
之士想像其遺風緬仰其餘教終不能諉而思欲立  
院而尊奉之俎豆而酬報之者蓋已久矣近幸鄉論  
齊發鳩財營建於臨津之上鳳岑之下播紳儒士實  
多協力共助而適值歲荒不無時詘舉羸之歎深懼  
其不得完了盛舉為吾黨多士之恨茲敢以赫蹄通  
告于列邑校院諸執綱有司僉位冀其隨力相助補  
其萬一噫惟今環東一域衣冠之倫誦法孔朱得免  
他歧之惑者是誰之賜也則於斯役也詎不樂聞而

為之助耶凡我僉君子共垂鑑念

上梁文

李植

粵自庠序設而山院之學興俎豆始而鄉賢之祀廣  
仰先賢大鳴於二代伊隩區側近於兩京羨哉薰德  
之鄉崑然揭虔之所惟昔晦軒夫子蔚為海東儒宗  
闢邪距詖薙榛蕪於箕甸興學養士盛棫樸於璧宮  
衛道之勤由於聞道之早尊聖之篤本於希聖之誠  
若文貞嗣竹溪之淵源而儒雅有柳巷之繼作忠勤  
孝友自家而推政術詞華惟器是適礪匪躬之節則  
金石比誠陳造膝之謀則著蔡讓智俱載方冊大闡



風猷矧當麗季之荒屯乃見牧老之挺特純忠亮節  
矯鸞鳳於崑岡邃學宏詞森壁奎於霄漢屹狂瀾之  
砥柱儼大冬之雪松逮我鮮文運休明在已卯士類  
蔚彬惟慕齋伯仲之並出暨自菴師友之同時折柳  
進規幾多叔子之啓沃憇棠布政咸頌召伯之旬宣  
激濁揚清冰磔其操鏗金戛玉黼黻其文雖經濟未  
究於當時卽聲烈丕振於來世夫何臨湍百里之地  
獨有汝南諸賢之風東瞻廣川下馬之陵如昨南望  
廬岳騎牛之谷尚新山川於焉炳靈風俗猶夫爾雅  
龍門之餘韻不沫鹿洞之頽址可尋崇德尚賢自國

人皆知矜式建祠設院在鄉里尤切追思朝紳樂聞  
而同聲多士畢力而將事山環水抱面勢協於陰陽  
土剛材良結構合於矩度幽深岑寂足以妥明靈游  
息莊修足以廣學業是謂地以人勝誰云古與今殊  
輒採胄子之歡謠共贊兒郎之善頌兒郎偉拋梁東  
一派澄泓繚玉虹自有浴沂遺想在春深春服試春  
風兒郎偉拋梁南百尺巖阿逗碧潭麗日和風宜眺  
望漁村水市帶烟嵐兒郎偉拋梁西山外清江江上  
堤欲辨此間真意趣秋陰淨盡夕陽低兒郎偉拋梁  
北雪裏危峯撐北極仰止彌高不可攀巖巖氣象須



心得兒郎偉拋梁上太史當年奏星象奎壁餘輝動  
至今詵詵紳佩爭環向兒郎偉拋梁下官道如絃界  
平野日下長安去不迷往來誰是知津者伏願上梁  
之後士知向方鄉習爲善文章道德攀往哲而同歸  
格致誠正仰先訓而爲的下學上達真源酌而不窮  
後樂先憂素履往而无咎依香火而展敬降格洋洋  
瞻棟宇而增懷顛昂惕惕斯文不違是矣吾黨尚慎  
梅戕

重修上梁文

金壽恒

居是邦事其賢者永篤沒世之思因故廟易而新之  
聿循多士之議矜紳騰賀輪奐增輝竊觀臨湍之隩  
區从襲君子之遺化闢邪衛道晦翁獨倡於前宏學  
純忠牧老大鳴於後功存泮水之樂育文起左海之  
衰微至若金慕齋思齋正類程伯子叔子行箴言論  
卓爲己卯之完人學問淵源直接寒暄之正脉由麗  
朝而至昭代數百年來以一鄉而有四賢前後輩出  
雖典刑之已遠尚軌躅之可尋宰樹荒原巍然繫牲  
之石寒林斜日宛爾賦鵬之墟依稀杖屨之游某丘  
某水密邇衣冠之藏難弟難兄肆建合享之祠庸作  
瞻依之地人皆觀感不翅門弟子親炙之時德爲宗  
師豈但鄉先生可祭於社第緣土功之不固未免榱



棟之易傾上雨旁風曷稱安靈之所東膠西序無復  
鹿士之歡惟斯文所賴而存則此宇不修且壞神若  
有相自致工集而士趨役不煩公寧論舉羸而時絀  
定規模於新構爰倣白鹿之重修仍面勢於舊基不  
用青烏之改卜釋經敦事果不日而成之崇德尚賢  
有遺風之存者所以無廢後觀豈非將多前功厦屋  
渠渠竹苞松茂扃除肅肅杏古槐新斯所謂地不忍  
荒井不忍廢寔可見水若增廣山若增高將舉脩梁  
式陳善頌兒郎偉拋梁東瞳瞳初日照窓東偏荒便  
作文明地却喜如今道在東兒郎偉拋梁西微茫烟

樹水村西沙頭多少迷津客怕見前山日已西兒郎  
偉拋梁南一條官路走東南從知大道直如此聖訓  
千秋卽指南兒郎偉拋梁北羣山疊翠來從北巖巖  
氣象邈難攀瞻仰長如斗在北兒郎偉拋梁上飛甍  
突兀浮雲上治平灑掃本同工下學由來可達上兒  
郎偉拋梁下澄波滾滾環階下高名江漢與同流緬  
挹遺風百世下伏願上梁之後文教丕闡賢才蔚興  
金火迭遷奉俎豆而罔缺圖書俱在仰型範而克遵  
方領圓冠一變鄒魯之俗升堂入室終作邦國之楨  
用彰 聖明作成之休不負先正訓迪之意



增

講堂重修上樑文

南龍翼

臨湍東境高浦下流鹿院重新晚愜莊修之所鱸堂  
尚廢追舉改初之功茲因多士之言更述四賢之跡  
粵若晦軒之肇起亦惟牧老之繼興闢佛崇儒負昌  
黎之重望鳴文倡道兼信國之精忠留古墓於茲鄉  
斷碑猶在賦牢愁於此地遺蹟可尋至於思逸思休  
實是難兄難弟追蘇家之絕響長公次公續程氏之  
全書伯子叔子逍遙杖屨約早結於分山寂寞衣冠  
魂共留於入土斯皆勝國 聖朝之秀爰有合祠齊  
饗之儀追彼吳江掩三高而增彩方諸彭澤跨二哲

而流芬型範長存幾多後學之觀感星霜屢換不免  
古基之漸傾僉願攸同再修是急棟易雖看正  
宇之崇時屈舉羸未暇講齋之就生徒失繹業之處  
過客歎式閭之時肆并力而合謀仍起頽而築圯飛  
甍峻桶煖矣維新煥室涼軒依然復舊緇帷曉闢壁  
懸曾揭之規粉袍晨興庭溢初成之日山非郿縣雲  
巒呈揖讓之容水異婺源石瀨奏清泠之響扃除肅  
而戶屢滿香火收而床經橫相將歌聚於斯豈獨瞻  
依而已成之不日可知心裏之經營來者如雲連見  
眼前之突兀羨矣完矣方抗脩梁輪焉奐焉爲陳善



禱兒郎偉拋梁東萬象昭明旭日紅衮衮石江流不  
盡洪源直與海門通兒郎偉拋梁西故國山川望裏  
迷雲月窓前看欲落依倚顏色向人低兒郎偉拋梁  
南田疇道路錯相叅林泉栢谷知何處十里青山間  
暮嵐兒郎偉拋梁北隱隱羣山瞻峻極較却當年氣  
象齋千秋不改磨天色兒郎偉拋梁上浮雲縹緲天  
昭曠天光雲影共徘徊半畝方塘涵萬狀兒郎偉拋  
梁下澄波如練環前野一邦寒士盡歡顏不必千間  
有廣厦伏願上梁之後楣楹鞏固黍稷明馨發隲除  
災常佑菁莪之盛同籩并豆永垂芬苾之歆儒風興  
化日俱長餘澤共江流不竭

增

禮曹回 啓 肅廟朝甲戌

曹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觀此幼學柳格等  
疏辭則麗朝文成公安裕文靖公李穡我 朝文敬  
公金安國叅判金正國道德文章節義名行表表在  
人耳目蔚為海東儒宗安裕金安國金正國墳墓俱  
在本府李穡則乃其數十年將息之地舊基尚存遺  
範不泯乙仍于一鄉士子以其尊慕之意剏立院宇  
以安四賢之靈而適值多事之時未準定額之請請  
降 嘉命宣賜院額亦為自有卧乎所今此四賢或



以文章節義或以道德行誼俱爲一世之名儒實是百代之師表故既有立祠之處俱已 賜額則今不當許其疊設是白乎矣此則或是體魄所藏之處或是平生棲息之所則其在後學景仰之義當爲一鄉矜式之所是白乎等以從前如此之處不以疊設有所拘碍是白乎旆學子輩尊慕之誠久而彌篤前後陳疏必以準請爲期則其在 聖朝崇賢重道之道似當特許 恩額以慰多士之望是白乎矣事係 恩典自下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八月初八日右承旨臣金構次知 啓特爲 賜額爲良如教

兩丁祝文

李植

上接箕統下啓羣蒙功深繼開百世儒宗

增 谷城道東祠上樑文

崔是翁

乃審厥像仰典刑之無虧載啓仁祠欣瞻依之有所思其居處奉我烝嘗竊惟廟宇之肇開寔乃禮家之攸重豺獮猶知報本矧爾人斯犧牲足以祭先方可燕矣顧瞻樑楹而起敬起孝陳設俎豆而如見如聞水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道尊天下有是性者皆尊然而信者宜莫如乎子孫思之切者必有格於祖考相方視地嘉作廟於田侯揭虔妥靈美修廡於孔宰



龜鑑不達鳳德寧衰伏惟晦軒先生生際道東功加  
學北德如彼也溯閩溪之真源文在茲乎接箕師之  
遺緒走卒皆知司馬幾手額於蒼生夷虜必問富公  
作股肱於黃閣獨善無善之俱盡天道人道之旁通  
大賢不世出焉曠百世而興慕小子有所造也配五  
聖而明禋乃是風教之所共尊實非雲仍之所私幸  
然有深愛而不忍捨者豈可泯沒而無所傳乎公像  
在堂宛在朝之一揆音容隔世如隔晨於千年一幅  
綃一角巾焯煌絳紗籠之幾世三上香三祭酒氤氳  
白茅縮之多時乃者公之耳孫念其鼻祖曰應昌曰

琥奉以陳辭惟時弼惟頊因之周度廟可以觀德矣  
可闕先立之儀像不爲無助哉不替後昆之孝工匠  
木石之咸具伯仲朋儕之畢來肆洵吉辰敬用季月  
但恨乏長杠之巨筆莫能述短唱於脩楹是翁本以  
外裔之微曾叨內相之顯是亦積德餘慶敢曰鶯遷  
遂乃忘拙構詞竊效燕賀拋梁東方交千峯指點中  
先生道德與之敵不盡清芬湖海風拋梁西鶴山萬  
仞俯清溪真儒已去遺風在千載三韓物色齊拋梁  
南鴨綠寒流色勝藍春猿秋鶴吟飛處彷彿精靈與  
笑談拋梁北杠岳退之如在目請看遺像戀君容廟



貌依然向北極拋梁上鳥翼翬飛爭俯仰要識先生  
素抱清滿天星月光輝朗拋梁下冠童咸集何爲者  
烝烝孝祀執籩豆錫類應知不匱也伏願上標之後  
溪山不老民物長春瞻之在前肅清高之真像貽厥  
有後長隣近於先祠

增

松都寒泉祠營建時

京中士林通論措紳章甫

文

魚用九

在昔勝國之末佛教熾正學衰晦軒安先生生於其  
時慨然以倡道闢邪爲已任建議朝堂大修學校教  
養生徒以爲朱子孔子後一人欲學孔子當先學朱  
子築室奉朱子影幀朝夕瞻謁又購來朱子所注經

書於江南自是東方始知有朱子之學而陋俗丕變  
儒風蔚興則莫非先生肇倡絕學丕闡正道之功也  
門人權菊齋先生又建請印布朱子集注而相與講  
討再傳而得牧隱柳巷圃隱諸先生發明師旨扶樹  
世教以啓我朝文運之盛此吾東道學之淵源而  
皆本於先生首尊朱子之功也麗史地誌及先輩文  
字昭載其事可按而知也松京龍山之下有所謂寒  
泉洞洞傍有晦軒先生舊址洞中有菊柳兩先生講  
讀之書堂基牧隱故宅又在其近四先生遺墟未必  
接垣連屋而俱在一里之內鄉人之指點久矣噫想



念洞號可尋紫陽之墜緒顧瞻故址如承四賢之遺  
風而年代悠邈尊禮無所不但故都人士之咨嗟興  
感環東土冠儒服儒者孰不爲之景慕而慨歎也近  
幸京外士論之齊發卽其洞立祠宇奉安朱夫子真  
以追晦軒之故事又配以晦菊牧柳四先生以寓山  
仰之懷伏願僉君子齊聲同志以爲竣事之地幸甚

祝文

趙有善

考亭之緒東方攸宗重稽斯地永服厥功

學尊考亭教闡魯泮地靈有稽吾道永煥

桃洞祠宇營建時告家廟文

子孫等

增

粵惟我東僻在海外正道榛蕪凡幾千載猗歟我祖  
挺生麗季純粹之姿濟以篤志蚤自力學研究性道  
不由師承獨契深造動遵禮法莊重安和時則學類  
惟尊釋迦慨然自任聖閑邪闢家立孔廟獻爲國學  
既納臧獲又置贖錢珠衡玉斗奉來中原籩豆鍾磬  
經子傳註廣購以備丕新學矩一見朱書潛心篤好  
揭真寓慕仍以自號謂功配孔當先學晦既得其宗  
以是訓誨維時東人始知紫陽昏衢揭日煥然大明  
孝弟誠敬精思力踐循循誘掖階級不紊沛然說理  
晦翁是符學源端的達彼泗洙升堂橫經計以千百



斯文蔚興一變陋俗達朔箕師直接統緒而又再傳  
以得牧圃為能私淑益闡以大施及我邦蔚有承繼  
迄無旁歧一遵朱門道學之祖罔極之恩自在勝國  
酬功配聖肆我列朝益隆虞尚肇初祠院璇額  
昭揭蔭庇之典爰及苗裔惟茲適派中絕無嗣屢經  
兵戈久闕禴祀雲仍齊籲特命立宗重建位版香  
火是供然惟祀孫貧不恒居廟貌未成風雨莫除諸  
裔嗟傷爰謀建祠鳩財買宅睠彼漢師迺立寢廟其  
制九架將以吉遷敢先虔告

增  
桃洞祠宇開基告文

後孫等

維歲次癸亥九月癸亥朔二十日壬午順興安某敢告  
于土地之神惟我先祖倡道興學衛聖闢異為東儒  
祖功被百世擇地建祠消吉開基式薦菲儀神其之佑

增  
上樑文

金近淳

伏以設庠序以教東人荷罔極之恩聚國族於斯南  
洞初孔安之制是將為百代所仰豈直曰一門之私  
粵自父師之跡失傳久矣子弟之教無聞玄龜造夏  
誰識九疇之書金馬承韓徒存八條之法鷄林烟月  
天時屬草昧之期鵠嶺雲雷人文有權輿之兆恭惟  
晦軒先生氣鍾河岳道炳日星一軌統於諸經斷爛



之餘如漢之董啓關鍵於羣賢輩出之始若宋之濂于斯時也士昧六藝之言人趨八關之會王風委草混冠裳於明夷法雨墜花渺津筏於未濟盖靡靡乎一世尚佛質質焉千載無儒薛弘儒之方言解經猶有伊蒲塞氣味崔文憲之設齋訓士未聞闢榛蕪廓如迺先生衛道心長憂時誠切誦曉雨匹馬之句依然浴沂舞雩讀春草無人之章嚴乎障瀾砥柱衆人皆醉慕屈原之答漁一國如狂溯子貢之問蜡以至購夫子真像拓夫子宫墻講抱蜀之多儀籩豆秩秩朮賜魏之幾肆磬筦將將納土田臧獲而供葅菹哀

經史子集以備茶飯師嚴弟恪諸生服飲醇之教子孝臣忠武夫黜愛錢之習自三監五庫而下累十百人無不學焉歷四郡二府以來數千餘年所未有者論首倡之美則文翁之於蜀都著成教之勤則安定之於湖學尤是一宗朱子直配素王地相去餘萬里若是之遼也世相後纔四紀若是之近也夫貴耳則易忽隔手則難詳迺能潛究乎笙簧五典之密微卓見乎宗廟百官之美盛潭溪秋月會一揆於傳心泥塑春風覲七分於摸影遂令海東之爲學獨免江西之迷方賢關之步趣不岐以一身任斯道學海之淵



源克正爲萬世開太平是用蔚爲儒宗先配聖廟雖  
質文之交映禴祀長存亦雲仍之克昌珪組不替  
列朝之崇德靡憾多士之誦義無窮松泉葆衣履之  
藏厥有鳳岑之建院竹溪傳杖屨之所爰倣鹿洞之  
揭規邇來宗派之寢微久致祠版之靡托違家禮世  
守之法固緣子路之傷哉推國人父事之誠寧忍若  
教之餽爾肆合舉宗之論爰講特祀之儀倣一室別  
立之文典憲有據表百世不遷之位體貌亦尊詢謀  
僉同則諸大夫曰可事力合一則萬子孫無違遂卜  
地於城南之桃洞相一區之陰陽堂南室北建九架

之輪奐戶東牖西紳笏齊趨幸瞻依之孔邇琴書罔  
缺仰典刑之不遐想舊都蟬奕之榮縱異良醞之遺  
宅啓 本朝鴻朗之運何妨清漢之新祠將舉脩樑  
庸陳善頌兒郎偉拋梁東壁宮初日映瞳矓遺澤猶  
存思樂泮輿人稽首曰吾公兒郎偉拋梁西舊京松  
栢望中迷簫管香燈如一夢興亡無路問招提兒郎  
偉拋梁南大嶺蒼蒼淑氣涵芬苾白雲深洞裏道東  
歌典侑三三兒郎偉拋梁北依舊腥塵渺中國驚屈  
東方朱晦菴當時學士尚知德兒郎偉拋梁上荒矣  
三韓久失嚮欲識斯文無限功羣蒙開在一人倡兒



郎偉拋梁下一派雲溪流不舍流向竹橋仍大鳴圃  
翁亦是聞風者伏願上樑之後棟宇長鞏門闈益光  
山高水清屐也魯一變至道雲蒸霞蔚羨哉周多士  
以寧肅肅周還勿替引於我將我享洋洋降格尚保  
佑於爾公爾卿

祠壇記

南有容

余嘗攷高麗史稱安文成公內奴婢百口於太學以  
此得從祀夫子甚矣其言之陋也文成固有是也其  
得祀不再以是王氏之世佛教大行人不知學四百  
餘年而後得文成公實始表章正學以開後人又百

年而後得鄭文忠公而文物大備故二公皆以功德  
配食於夫子然文忠公成教之迹易見而文成公倡  
道之功難知苟不考論其淵源所自史氏之謬又孰  
能辨之哉歲季秋甲子太學之僕人以其牲醴享文  
成公于東廡太學生黃景源曰孰嚴於夫子之堂孰  
明於文成公之祀而敢私享之也非禮也公且不享  
僕人曰然則廢之歟周泮水東西比屋以居者孰非  
文成公之人也吾儕小人不敢忘公之德維是不腆  
之毛菜私公於廡下以子以孫今廢之將何以自盡  
於公乎君曰惡可廢也學之所爲教使人不忘其本



也若之何廢之使人忘本也古之祀神不廟則壇盍壇乎衆皆說曰諾於是相地于學之東偏球土而墀焉一易月而壇成方一丈二尺崇六寸墼方三丈一尺五寸周墼而垣中垣而門祀之時仍季秋黃君徵文於余以記其事嗚呼修明學校以俟後之君子文成公有焉僕人之舉豈所謂小人而愛禮者歟黃君之誘人也豈弟溫厚不廢人之善其仁者之用心歟夫一事而三善具斯可以爲訓矣於是乎言

又

黃景源

高麗故集賢殿大學士文成安公社在漢城崇教坊

坊人某來告景源曰某崇教之坊人也某舊君文成公裕當王氏時以私財補修國學入奴婢指千以守之後明年卒從先聖而廟食焉王氏國滅文成公之奴婢徙漢城猶事國學常以季秋帥其屬具牲若酒祀公於國學東廂今年夏國學以奴婢不可祭東廂命徙他所某等以八月己巳爲壇于崇教坊東坊之人聞夫子之慕公也使某請記景源曰禮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僕亦臣也故經曰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布帶者齊衰之帶也繩屨者大功之屨也僕之於君雖降以齊衰之帶大功之屨而至



於斬衰之制未之有降也故衆臣爲其君服居斬衰三年之終不以布帶降齊衰不以繩屨降大功者所以章君臣之義也賈公彥疏稱僕隸不服斬然公士大夫之貴臣猶父之於宗子也其衆臣猶庶子也父卒宗子無主後則庶子可以祭之其可以不服斬耶經所謂君者有三妾之於夫謂之君公士大夫之於諸侯亦謂之君衆臣之於公士大夫亦謂之君使衆臣不得服斬則其君雖無主後必不敢祭也君臣之義其不泯者幾希矣文成公坊人舊君也於其卒爲坊人者非徒服斬而止也更六百年而慕之如慕慈

父閔其世遠而宗子又無主後故爲之社至今祭之豈坊人君臣之義猶有不泯者歟禮庶人百家以上立一社故曰置社社有輔祭田獵之事人供其粢家殺其牛以祭之良耜之頌曰殺時犉牡有捄其角此之謂也今崇教之爲坊不下百家井窰相屬阡陌相望凡有道有德之人皆可以社而祭之况坊人爲文成社足以明君臣之義者乎乃爲之記使刻之

館僕祝文

維年月日成均館守僕某等敢昭告于高麗國先賢門下侍中贈謚文成公晦軒安先生伏以顯顯



令德配我國學昔時家奴今日廟僕茲丁諱辰歲  
薦泐酌設祭雖僭戀舊則切尚饗

晦軒先生實記卷之四

增

保有錄

本師傳應昌氏所編 肅廟受教以下  
黃尚書跋以下皆追後所添

太宗大王二年壬午八月丁亥 上幸太學親行釋

奠禮 教曰文成公安珣興學設教百王可範報功

之典當及苗裔其子孫雖孽永勿屬賤役嫡孫則世

世蠲復錄用東西班

明宗大王七年壬子軍籍時 教曰文成公安裕子

孫使之別件成冊勿入講列專不舉論嫡孫東西班

錄用事一依 先朝下教施行

宣祖大王六年癸酉軍籍時 教曰文成公安裕子



孫別件成冊勿入講列永爲不易之典

仁祖大王四年丙寅十一月白川居前直長臣安瀾

等上疏伏以爲法於後世莫先於祖宗有功於斯文莫先於先賢其功盛也故報功之典蔭及後裔其法善也故立法之盛動遵先王臣等伏見嘉靖壬子萬曆癸酉兩年之軍籍先賢安裕子孫使之別件成冊專不舉論此實出於尊先賢重斯文之意也臣等俱以安裕辱孫當此號牌之舉將不免賤役敢考東史所錄及我朝列聖傳教仰徹冕旒之下伏願聖明垂察焉昔在麗朝專尚佛教道學無傳臣等先祖

安裕慨然有詩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盡祀神獨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忠烈王朝建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材而養賢庫殫竭無以資教養請令六品以上七品以下各出銀幣有差爲贍學錢兩府以聞王亦出內帑錢穀以助之又以餘財送于中國購畫先聖若七十二子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且薦李愔李瑱等爲經史教授都監使于時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又常掛晦菴朱文公真以致景慕遂號晦軒嘗以興學育才爲己任當是時天理復明文風



大興聲名遠播道學之名中外洽然爲國之先後世無比而又以土田臧獲義補太學之用學宮之使令供給專賴此輩則衛道之心可謂至矣其爲功德章章如是故賜謚文成忠肅王已未從祀聖廟逮我聖朝爲立白雲洞書院 賜額紹修使之尊祀而歌道東之曲式至于今故儒臣周世鵬所謂安裕所向之正一洗三韓之舊染若李齊賢鄭夢周諸賢皆公之餘波所漸如公者真可謂東方道學之祖斯道之不亡其誰之力也者信不誣矣 太宗朝各司婢子選入官中之日館婢一人亦在其中自 上下教曰

此是先賢爲先聖施納而選入宮中大違先賢本意出還原籍因 命自今以後永勿送入館婢之至今不抄宮女不爲斜付不許贖身者以有此 教故也太宗大王追念其德業又 命其後孫雖孽亦勿屬賤役嫡孫則世世蠲復 明宗朝又以其後孫勿定賤役東西班錄用事 聖教申明故受教之後每度軍籍時安裕後孫別件成冊不入講列此無他遵列聖傳教之盛意也今者號牌之舉雖是先賢之裔未有特施之典此亦整頓之一舉臣等何敢有辭但安裕之於吾道有功如此 列聖之於安裕優待如



此至以子孫免役世世錄用事 聖教非止一再而今若以號牌為重使若干末裔混籍於軍簿則臣等竊悶焉若不呼寃於闕下更將趨訴於何地伏望聖上念先賢興學之功體 祖宗報功之典依壬子癸酉之舊例立 聖朝不易之法使之勿定軍役則斯文之幸也而臣等亦蒙天地父母之恩臣等不勝隕越之至云云 啓下號牌廳號牌廳回 啓曰文成公安裕功在斯文配享文廟東土之人所共景仰宜其垂蔭雲仍報德無窮也抑又有說焉功莫大於祖宗厚莫重於宗族而袒免之外視同凡民開國元

勲中興輔佐勲莫尚焉而其子孫輪番宿衛不敢閑遊良以天生之民各有其業王者報功亦須有節寧有許多子孫遊手遊食并免身役之理哉况 國朝二百年來先賢清白吏無辜被罪人等子孫厥數甚多朝廷將有變通之意若許文成公之後則人將援此為例其在號訴又誰能取舍於其間哉本廳之意其嫡孫奉祀者免役終身百世不絕其餘子孫依例考講雖有落講者永勿定役每人量宜收布俾不至專然閑遊事或得中伏惟 上裁何如 啓傳曰議大臣定奪施行俾無紛紜號訴之弊左議政尹昉判



中樞府事申欽右議政吳允謙議以爲文成公安裕子孫其嫡孫免役其餘落講者收布事號牌廳啓辭實出於酌宜審定而但每度軍籍時其子孫別件成冊不入講列係是先王朝受教自下擅改亦難唯在 上裁領議政李元翼領中樞府事鄭昌衍病不收議 傳曰文成公安裕子孫亦依 受教施行 肅宗大王八年壬戌九月 陵幸時白川幼學安璞等上言臣矣徒等先祖文成公安裕道德嵬煥事功盛大從祀聖廟昭載東史此固 聖明之所已俯燭不必煩陳而建學明倫開既晦之天地回長夜之日

月使吾東數千里內億萬蒼生知其君臣父子之常者是誰之力也其繼往開來之功與天無極故崇報之典在我 朝尤致意焉 太宗大王下教曰安裕子孫雖孽勿定軍役其 恩教至矣盡矣故嘉靖壬子萬曆癸酉兩度軍籍時 明宗宣祖兩聖仰體 太宗之盛意所下 恩典十分丁寧安裕子孫別件成冊勿入講列 仁祖朝亦寢有司之請特從大臣之議尊賢恤後之典非止一再是白去乙今曰奉祀 孫外皆爲定役則 列聖四朝之恩教盛典果安在哉詩不云乎前王不忘臣等茲敢瀝血而陳情伏乞



體 列聖之盛教加尊賢之誠意安裕子孫使之勿

侵軍役事云云兵曹 啓曰文成公安裕道德之隆盛

事功之崑煨不待其子孫之縷陳而婦孺皆知况累

朝受教不翅明白則宜其從享文廟垂裕後昆當此

右文之日所當益篤衛道之誠而新頒事目雖先賢

後裔奉祀者外皆定良役亦為有等以事係格外臣

曹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啓傳曰特令勿侵軍役

以示尊賢重道之意九月二十三日左副承旨李世

英宗大王三十五年己卯三月 明陵行幸時公州

幼學安相宅等上言右謹 啓臣矣徒等即文成公

安裕之後也先祖衛道興學之功 列聖朝右文崇

報之典昭在國乘可以風勵百世而列郡不念不舉

侵撓殘孫莫可支保則疾痛之極冒萬死仰籲於

法駕之前為白齊矣徒先祖事功道德固已炳烺今

不必煩陳而粵在 太宗朝親祭文廟 教曰文成

公安裕興學設教百王可法報功之典當及其苗裔

其子孫雖孽永勿屬賤役嫡孫則世世蠲復錄用是

白乎於 明廟朝壬子 宣祖朝癸酉 仁祖朝丙

寅或當軍籍時 教以勿入講列或因大臣收議

教以依受教施行至于 肅廟朝壬戌 特命勿侵



以示尊賢重道之意前後 恩教作爲成憲三百年  
來得以保存者莫非 國恩是白齊歲月漸久法令  
稍鮮挽近以來在在橫侵臣矣徒等非賤役則乃軍  
校收布之類也矣徒等東西他離不得安保 列聖  
朝特垂恤念之德意果安在哉茲敢不避鈇鉞之誅  
疾聲哀籲爲白去乎伏乞天地父母俯念先賢興學  
之功上體 列聖報功之典使臣矣徒等勿侵於一  
切賤役事特蒙 天恩爲白良結望良白去乎詮次  
善 啓向教是事望良白內卧乎事是亦在謹 啓  
下兵曹判書李益輔回 啓觀此上言內辭緣則其

矣等以文成公安裕子孫勿侵軍保事 列聖朝受  
教極其嚴明散在各邑者雖支庶微賤未有軍保之  
混侵矣到今以來或定賤役或定軍校多般侵責罔  
有紀極 列聖朝受教果安在哉其矣等所定身役  
依事目勿侵頃下事特蒙 天恩爲白良結有此呼  
籲文成公安裕後裔勿侵賤役既是 列聖朝受教  
事目則各邑之混同侵責實有稱寃之端令所在各  
該邑受教相考已定之役這這頃下日後永勿侵責  
之意分付各道何如 令曰依受教施行事踏準字  
兵曹敬奉 微旨內辭緣奉審施行嚴飭指揮事發



關於八道兵馬節度使四月十一日左副承旨具允

正宗大王三年己亥八月 寧陵行幸時京畿道長

湍幼學安光勛等上言云云 啓下兵曹判書鄭尚淳

回 啓文成公安裕道德之衛前聖專功之垂後世

豈不誠彰明較著哉宜其百世宥之則不待其子孫

之縷陳而不可使侵定軍校賤役而况 列朝受教

明白已成典則當此右文之日尤有所保宥之道令

所居各該邑雖已定之役勿論軍校賤役這這頃給

日後永勿侵責之意分付各道何如 傳曰依回啓

施行 八月十三日右承旨李義翊次知

今 上朝十九年己卯三月二十七日 元陵幸行

時長湍幼學安德彬擊錚原情下刑曹判書洪義臣

回 啓云云文成公後裔勿侵軍役既有 列聖朝

受教詳查頃給之意分付道臣何如 啓依允三月十

八日同副承旨朴宗琦次知

同年八月二十九日 貞陵幸行時積城幼學安成

文等擊錚原情臣矣身等敢將抑薨之事不避鈇鉞

之誅唐突號籲於 法駕之前是白齊矣身族屬以

文成公安裕之後得蒙我 太宗大王朝下教此下

肅宗大王朝下教 英宗大王朝 明陵幸行時因



公州幼學安相宅上言 傳曰依受教施行事啓下  
兵曹嚴飭八道道帥臣處 正宗大王已亥年 寧  
陵幸行時長湍幼學安光郁上言據兵曹回 啓判  
付內依回 啓施行事頒布於各道各邑文成公子  
孫之充役一一頃下咸被雨露之澤是白遣逮我  
主上殿下癸亥八月行幸時朔寧幼學安延東擊鋒  
據刑曹回 啓文成公子孫無論支庶勿侵雜役既  
有 列聖朝受教令道臣詳查頃給之意分付何如  
啓依允事判下是白加尼癸亥以後不滿二十年之  
間令甲解弛外邑吏鄉輩不遵朝令矣身族屬并被

侵撓未免簽丁充伍之役無異凡民則 列聖朝眷  
眷飭教之本意顧安在哉不勝哀寃之情茲敢冒萬  
死仰瀆爲白去乎伏乞天地父母特垂生成之澤矣  
身族屬所簽役名一一頃給俾得歌咏聖化之地千  
萬泣祝教事刑曹判書洪羲臣回 啓文成公後裔  
勿侵軍役既有 列聖朝受教詳查頃給之意分付  
道帥臣何如判付內依允事

九月初六日 右副承旨 呂東植次知

序跋

大君師傅安君應昌持一文字示余曰 國家以吾  
先祖文成公有功於斯文俾其子孫勿做軍民載在



大輿車先生實錄卷四  
令甲垂數百年于茲矣逮改紀之初有司建請更張  
論議崢嶸殆不可遏會有疏陳 祖宗朝故事者詢  
諸大臣先相國已去相位而首先草議諸大臣亦皆  
聯名以進有司之請遂訕茲不但安氏子孫百世永  
賴 祖宗教命亦不墜於地是誰之力歟將以 祖  
宗朝教旨及議稿剖劓而行之以永寵綏之章子盍  
以一言識之余竊按有司之啓大臣之議或以法厲  
或以德懷以天之生民各授之職雖 列聖後裔尚  
不免充衛應役安氏子孫安可獨免之語核而近理  
寧失若干軍民不欲勸崇儒重道之意卽為國家深

長慮也當時不無以緩急得失之者而以國體言之  
得一姓爲徵輸而毀 祖宗之成命崇獎之令典較  
得失爲如何也然皆 聖上體 祖宗之心睿筭已  
定於上矣噫安氏子孫不可徒恃寬假之恩恬於偷  
惰惕念有司之言修其天爵克紹文成之遺緒則有  
司亦非厲安氏者也其胥勛之癸未仲秋上泮東陽  
尉申翊聖謹書

保宥何謂也爲安文成公後裔世世當宥得免於軍  
役者也先生道尊德隆功存斯文惟我 祖宗朝所  
以優其子孫者乃所以尊賢也尊賢卽所以尊聖也



向因三大臣之獻議我 聖上特降恩旨申明 列  
聖之成憲於是乎安氏之門永有賴焉余竊以爲  
聖上一言而三美俱焉篤重道之心一美也遵 先  
王之法二美也寧踈軍政而保賢者之後三美也惟  
茲 聖德秉史筆者固當大書特書不一書之以詔  
來許奚但安氏一門之十襲而後始克昭垂也金化  
安使君君子人也爲此錄備述其顛末者豈但使其  
後裔恃此而無憂哉蓋將以勗後人而無忝也亦所  
以感 國恩而圖報也此錄之傳忘于學忽于報國  
者非惟使君之本意先生之靈亦必痛恨於冥冥之

中矣爲其子孫者敢不自勉哉使君名應昌丙戌仲  
冬上泮議政府領議政李景奭謹書

丙戌春余膺北關之命行到金化安使君應昌甫來  
見於客館仍與終夕談話則通古今達事理可與語  
道者矣臨別謂余曰吾先祖文成公後裔在本道者  
願得護恤云余頷可而去及至營有二儒生進而言  
曰竊聞使相曾按諸道皆以崇儒重道爲先務先賢  
後孫之在道內者莫不延頸而望之生等雖陋亦文  
成公之末裔也敢以此言進余既諾安使君之言矣  
卽行文列邑文成後裔落在道內者使之護恤蠲免



賤役矣逮余解紱還朝復過金化則使君首謝厚恤  
安氏仍示保宥錄一卷要余一言蓋以先君子爲相  
時與象村申相公楸灘吳相公聯名獻議以 祖宗  
受教似難擅改爲辭得免軍役諸賢相之寧失若干  
軍民而欲保先賢之後者卽尊賢衛道用壽國脉之  
長慮也使君之收拾文字編作此錄以爲扶植門戶  
百世永賴之計者甚盛意也凡爲先生子孫者敢不  
惕念也哉戊子季春咸鏡道觀察使尹履之謹書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  
已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去於

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兵可去也食可去也信不可去  
也故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國家  
不可無信亦明矣兵不足食不足而國家失信於民  
輿車之無輓無軌者無以異也文成安先生當王氏  
事佛之時獨尊孔子朱子以倡正道出家財購古祭  
器乃金石絲竹之樂始建國學圖先聖先師之像率  
弟子行釋菜禮及卒從祭國學永樂中 恭定王教  
曰文成公安某有大功於國學其子若孫雖微賤毋  
補兵伍蓋 先王一言之信垂於百世然郡縣募丁  
壯以爲兵而安氏不能免焉是兵重於信也今編民



或出布縷或出粟米以給兵食而安氏又不能免焉  
是食重於信也夫兵重於信則惡得以去兵也食重  
於信則惡得以去食也兵與食既不可去則國家昭  
明之信又惡得以守之百世也師傳安侯應昌輯  
恭定以來凡教命之保安氏者作保宥錄行於時安  
侯之志蓋欲使郡縣之臣守先王昭垂之信而無  
所墜也夫無其輓而能成大車者未之有也無其軌  
而能成小車者亦未之有也兵與食雖曰不足如之  
何其墜先王之信也余讀斯錄而哀其志遂爲序  
以諷郡縣庚辰

仲春  
日嘉

善大夫行成均館大司成兼同

增

知 經筵義禁府事藝文館提學黃景源謹書

國朝崇儒重道之化迥邁前古先賢杖屨之鄉暨蔽  
修之地皆許建院駁享俎豆自高麗僉議中贊文成  
公晦軒安先生而始設之豈無以也先生承三韓賀  
賢之餘首倡絕學慨然有志於斯文使博士金文鼎  
朮先聖遺真及七十子之像於中國並購祭器樂器  
六經子史且薦密直副使李愷典法判書李瑱爲經  
史教授都監使於是五庫七管諸生之橫經受業者  
動以數百計嗚呼先生當宋末元初朱子之道未甚  
著於東方而先生獨景慕之常揭朱子真像因號晦



軒興正學衛聖道立砥柱於頽波揭日星於昏衢後  
 百年而圃隱鄭先生克闡之及夫我朝五賢繼出  
 我東道學無愧於濂洛關閩是蓋先生繼開之功也  
 從祀於聖廡享於竹溪又享於鳳岑而又使後孫世  
 免賤役列聖朝崇報之典亦可謂無憾矣先生幾  
 世孫某甫以保宥錄之方入剞劂請余識之先輩賢  
 碩之撰述備至顧余蒙識謏見更何妄言而槩叙平  
 日敬服之意云爾 崇禎四丁丑孟春日嘉善大夫  
 行成均館大司成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事五衛都  
 摠府副摠管洪遇燮謹跋

世系錄

安氏本慶尚道興州後改政順興寧又改順興本朝仍之號竹溪

一世

安子羨

興威衛保勝別將追封神虎衛上護軍以下三世之贈以先生貴也有三子永儒永麟永和

二世

永儒

追封樞密院副使上護軍

三世

孚

文科密直副使版圖判書致仕追封守太師門下侍中配順政郡夫人剛州禹氏禮賓承正成允女

四世

珣

字或云叔溫後避我朝御諱以初諱祿稱事實詳見年譜配漢南郡君漢南金氏右司諫祿延女生一男五女繼配瑞原郡夫人瑞原廉氏禮賓承守葳女无音

五世

于器

文科檢校贊成事順平君

牧

文科政堂文學進賢館大

六世

元崇

文科政堂文學藝文館大

七世

瑗

文科知申事以圃隱黨流

八世



文順公號竹屋  
子有二子牧慎

提學順興君文  
淑公號謙齋

提學順城君文  
惠公

文許開城府事  
典客寺事判

竄後拜開城留  
後刑曹典書不  
就景質公子從  
約從禮從義從  
廉從信從儉

女朴琦咸陽人通  
左相

祖同副提學子剛  
剛

女韓守延清州人  
文署錄事

耑 禮儀即子彌  
老

女金士元光州人  
僉議贊成事

元衡門下侍中以  
功移封竹城  
君文惠公

勉 判典校寺事  
子曾生廷生

學子稹政堂文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從約 文科吏曹參  
議贈吏曹判

玖

文科直提學

知歸 文科全州府  
尹

瑚

文科參判子  
慶善文佐即

書

璟

檢校漢城府尹 贈贊成子重厚文府使謹厚執  
義寬厚參判敦厚司藝仁厚兵使謹厚子琳文佐

琛

慶善子珽號竹  
窓己卯賢良科  
弘博子光國瑞  
國忠國俱死后  
判書提學子  
處誠翰林孫  
璵號滄浪湖堂  
俱死

琮

郡守子慶中  
參奉慶和  
典籍子慶經  
縣監慶權生

璣

貞慶健直長慶  
順文弘博號思  
齊堂有院享慶  
順曾孫瑛子辰  
節死有祠享八  
代孫克孝司諫



即七代孫焄獻納焄子時相彌善孫錯都正曾孫寬  
濟校理大濟承旨無濟參判敦厚子瑋左議政貞愍  
公有院享三子俱中己卯賢良科處謙學論處誠校  
理處謹弘博仁厚子瑊 贈贊成孫舜佐正曾孫璋  
兵判玆左議政文簡公瑋判決事玄孫復善牧使六  
代孫光郁翊贊號東塢光郁子圭承旨厘參議孫重  
彌參判曾孫錫任都正六代孫尚默正言

琇

直長子昌恭昌廉監察昌直昌恭曾孫愍監察壬  
辰節死憲文府使玄孫信甲武郡守壬辰節死  
郡守號西坡子季文興文益文季文孫公信文重  
試郡守五代孫頊典籍

理

試郡守五代孫頊典籍

從禮

監察子緒直長緇信末生

從義

僉知子永縣監遇縣監季仁永子克卿南臺參議玄孫敬正五代孫  
穎男武水使丙子胡亂節死

從廉

都正子壽縣監瑱參奉

從信

經歷子進同敦寧進孫繼宋主簿號薄田耕叟玄孫寬寺正審生負  
五代孫宗道監司號歲寒齋宗道孫夢尹武功順陽君曾孫應昌府

使贈順原君號愚拙齋玄孫塾持平六代孫僕判書七代孫聖彬承旨  
八代孫廷普今承旨廷玟承旨廷鐸牧使審曾孫彌星牧使玄孫如石  
參判如岳翰林

從儉

參議子浚司勇

剛

郡守子敬慮敬義敬曾直長敬從

仁剛

司直子友孝友悌友忠

義剛

奉禮子孝忠

從剛

司正子孝敏直長

彌老

監察子玉貞

曾生

府尹子復初府使復志府使復言監司復初子哲孫參判信孫翰林  
玄孫忠達文正即九代孫汝正字汝器佐即十一代孫致宅持平

十二代孫衡櫻參議



增

挺生

直提學子甲謙少尹乙謙郡守丙謙乙謙玄孫秀菴司錄五代孫舳文牧使七代孫邦俊逸參議號牛山有院享

門人錄

權溥字齊萬安東人號菊齋忠烈朝登第官僉議政丞永嘉府院君謚文正性忠孝嗜讀書至老不輟先生卒後又請刊行朱子四書集註勸進後學李稼亭穀李樵隱仁復白澹菴文寶李益齋齊賢皆其門人也李仁復字克禮星州人兆年之孫官府院君謚文忠志操正直終身不事佛○白文寶字和仲官典書謚文簡嘗上疏介佛請講天人道徳之說以明聖學○李齊賢字仲思瑛之子公之壻師事公以倡性理之學相五朝王在元時權斷國事賴以安謚謚文忠韓柳巷脩李稼亭亦權斷國事賴以安謚謚文忠韓柳巷脩李稼從學○李穀字中父韓山人官贊成事謚文孝又

按白淡庵隱  
史本傳字和文  
官故堂文謚謚  
忠簡此謚字與  
謚恐失攷

出益齋之門研窮經史一時學者多就正焉○李

穡字穎叔稼亭之子號牧隱官侍中謚文靖學於

家庭為時儒宗鄭圃隱夢周村潘南尚衷權陽村

近皆其及門者也陽村集曰牧隱早承家訓儒生皆宗之若圃隱鄭公陶隱李公

三峯鄭公潘陽村公茂松尹公皆其升堂者也鄭道傳撰陶隱集序曰牧隱早承家庭之訓延引諸

生其見而興起者烏川鄭公達可京山李公敬之密

晉陽河公大臨潘陽村公誠夫永嘉金公敬之密

陽村公于虛永嘉權公司遠茂松尹公紹宗云

奇高峯大升曰圃隱誰不全學於牧隱亦以其獎

勸興起而吉治隱再學於圃隱及陽村而金江湖

滋學於冶隱傳于子佔俾齋宗直金寒暄宏鄭一蠹

昌汝學於佔俾趙靜菴祖光又學於寒暄此東方道學

梅軒先生實記卷四

十七



之淵源而皆本於先生云

禹倬字卓夫丹山人登第官祭酒謚文僖為寧海司  
錄碎神祠沈于海忠宣時持斧極諫退老禮安屢  
召不起通經史尤深於易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  
人無知者閉門參究月餘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  
學始行象村謂首倡理學端確精專實優圃隱云  
白頤正藍浦人號彝齋官僉議評理上黨君程朱性  
理之書始行於中國而未及東方公在元得而東  
還與先生之胤竹屋公及同門菊齋東菴諸公校  
閱訓誨李益齋朴耻菴忠佐首先師受朴忠佐字  
子華官咸

按白頤正字若  
軒謚之憲當補  
入

陽府院君剛直忤權倖為宰相儉  
約如布衣時好讀易至老不輟

李瑱字温古慶州人號東菴登第官檢校政丞臨海  
君謚文定器局寬弘博通百家先生興學時薦為  
經史教授後有追慕先生詩子齊賢號益齋

李兆年字元老星州人登第官政堂文學星山君謚  
文烈志操堅確敢言不憚

辛葦靈山人號德齋官判密直司事先生從祀時力  
斥異議者遂得請

李晟潭陽人官典書弱冠登第不求仕進探討墳典  
若將終身先生薦為經史教授後棄官歸田乎不



釋卷學者雲集時人號五經笥

尹宣佐字淳叟坡平人早魁科官典書忠肅時權漢  
功怨王與閔漬等會百官將上書於元請立藩王  
公奮曰吾不知吾君之非以臣懇君狗彘不爲唾  
之而出衆皆不署名而罷閑居常若對賓以經史  
自娛有質疑者輒據經以對

尹安庇坡平人登魁科官代言

徐謹利川人官執義

許冠陽川人中贊珙之孫登第官版圖佐郎

晦軒先生實記跋

夫道一於古與今而其載於人心發之言語達之事  
行者亦一也故稽其言語徵其事行可以見其心而  
揆諸道雖處百世之下而論百世之上何難之有然  
有言者不必有德則言之或容僞也盖久而不誠無  
以動人而立事事豈容僞爲而有立者乎則考言而  
求心不如據事而揆道也明矣我先祖晦軒先生相  
勝國以德業著史稱其莊重安詳人皆愛敬而當勝  
國之衰興學立教攘斥異端慕效朱子而爲世之倡  
上下孚應一世靡然遂歸正道而授受相傳大儒繼



明軒先生實錄  
作儒化彬彬至于今五百有餘年矣自勝國諸賢固  
已推先生以爲大賢而顧恨微言不少傳惟開武人  
以倫彝傳一語憫聖廟之廢而憂崇佛瀆鬼之俗傳  
一詩皆未足以考其造道之所至故其心得之素尚  
論者或不之明焉嗚呼宋之末而元之初也朱子之  
學尚未大行而吳澄以盛名挾顯位方扇陸氏之學  
雖中州猶患迷亂况偏遠之方乎先生獨知宗乎朱  
子而則之推以教于人蓋東人自先生始有學學必  
以朱子爲歸迄無他歧之惑微其心曉然於大道而  
然乎嗚呼箕子之教既息數千年三國荒穢承以勝

國之尚佛務鬼武亂焚然而先生一倡正學萬姓風  
動惟教之從久而不衰微其心純然於躬行而然乎  
莊重其體則操存之篤也安詳其用則省察之熟也  
人愛可驗其愛人人敬可驗其敬人其殆庶幾於禮  
樂而宜乎感應之速也嗚呼事業之光大由於實行  
之高朗實行之高朗本於真知之昭曠則不待微言  
之朮而其道之得於心者可見矣澤堂李先生曰衛  
道之勤由於聞道之早慕聖之篤本於希聖之誠前  
哲其亦於先生之事行而忖先生之心於道也歟先  
生之十七代孫上舍生克權甫爲先生實記要永其



傳而請序於當世諸君子且以命余余先生之仍孫耳何敢有揄揚而諸君子之言又能明之矣第書處今論古跡事揆心之故以證諸君子之不忘於言而無以提夫末之明焉者歲丙戌仲春上浣十六代孫錫徹謹跋

晦軒先生實記重刊跋

惟我先祖文成公晦軒先生生乎箕師教衰數千餘年之後首倡絕學尊禮孔朱興學校闢異端爲吾東道學之祖凡今環青邱一域之內冠章甫衣縫掖之倫莫不被其恩而爲之尊慕顧世代綿邈文獻湮沒無得以詳其蹟焉後學之嗟恨蓋已久矣粵在丙戌先生十七代孫上舍克權甫始爲實記一卷而事實尚有關遺且印本不多只藏於後孫而不傳於士林族弟叅奉在默甫以是病之博採麗朝之史傳廣蒐諸家之記述編年成譜一依朱子年譜之例摸遺像



而圖墓山載 朝家褒宥之恩教錄門人傳授之淵  
源仍舊卷而增刪之不廢宗老編述之義悉闡先祖  
湮晦之蹟以爲廣布久傳之計其用志勤矣從今以  
往先生之德學功烈煥然益著士皆得以誦法而興  
慕卽亦斯文之一盛事也豈非幸歟余亦先生之仍  
孫也何敢有揄揚而亦嘗與聞於刊布之議不揆僭  
妄而遂爲之跋己卯仲秋下澣十九代孫翊采謹跋



